

經部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十八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撰

明堂位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集說䟽曰此是九州之牧謂之采者以采取當州美物而貢天子故王制曰千里之外曰采

竊案新安王氏曰周官侯服外有甸服男服采服衛

服外乃有蠻服夷服鎮服蕃服周官所謂六年五服一朝者侯甸男采衛也作洛之役稱侯甸男邦采衛見士於周皆不及蠻夷而采服諸侯與焉今蠻夷戎狄之國在宮門外九采之國反在應門外鄭說曰九采九州之牧何所據而為此說也大抵此記之言多所可疑與諸經不合集說未一一細辨也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集說無解

竊案明堂之說諸儒紛紛不一惟大戴記以為天子

之路寢又以為文王之廟者近是蓋寢廟之制皆前堂後室前堂向明故曰明堂天子有三朝而燕朝在路寢之明堂每日退朝聽政之所不於此見諸侯秋冬諸侯來朝天子在太廟之明堂負依而立若此篇所記諸侯朝位蓋周公營洛邑時制為此禮大朝享則於洛邑文王廟之明堂受之也記者不察以明諸侯之尊卑解其義謬矣嚴陵方氏又從而推廣之謂明有三義孔子言宗祀文王於明堂則祀事以之明

故也孟子言行王政於明堂則政事以之明故也此言朝諸侯於明堂則朝事以之明故也其說尤謬乃

大全復取之何耶

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集說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又言周公封於魯地方百里而此云七百里者蓋以百里之田為魯本國如後世食實封也幷附庸為七百里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也周禮封疆方五百里之制當時

設法未行不可以據　問孟子說齊魯皆封百里而先生向說齊魯始封七百里者何耶朱子曰此等處皆難考

竊案此記所云七百里集說雖謂弁附庸言之恐未可據信蓋天子之畿方千里其地百同出車萬乘魯之地若方七百里凡四十九同蓋半天子之國矣豈止革車千乘耶觀魯頌云公車千乘則孟子儉於百里之言誠可信矣吳臨川亦云孟子曰周公之封於

魯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其後定制諸侯之地方四百里乃是周公制作禮樂時事葢除王所食之外有方百里之國有方百里之鄙幷附庸二十六國為方四百里此記所云地方七百里者夸大之詞非其實也況周公受封在武王克商之後魯公就國亦在武王初喪之時今此乃云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然後封之於曲阜而有方七百里之地妄矣方百里則有輕重車凡千乘

薦用玉豆雕篹集說篹籩也雕飾其柄故曰雕篹

竊案鄭注篹籩屬孔疏篹形似筥亦薦時所用篹用竹不可刻飾故雕鏤其柄據此則篹是籩之類非即籩也集說似誤然孔疏謂竹不可刻飾而雕鏤其柄者亦非也今之竹刻甚多豈古人獨拙於今人焉知非雕鏤其身而必指言柄乎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集說象象武詩也堂下以管吹象武之詩故

曰下管象也

竊案清廟周頌祭文王之詩象是文王之舞維清亦祭文王之詩即象舞之樂歌也武則大武之樂歌武言勝殷遏劉維清不言征伐則象決非武舞矣注疏以文王武王之舞皆名為象維清象舞為文王下管象為武王其意蓋謂清廟其管象若皆為文王不應有上下之别殊不知古樂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凡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以管奏者皆曰下管周

禮大師帥瞽登歌下管奏樂器書言下管鼗鼓是也
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
有堂上堂下之奏也集説於文王世子篇既取嚴氏
説以正注疏之訛於此記仍以象武為解不幾自相
矛盾歟内則成童舞象亦謂文王之舞
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集説魯在東方或有朝於方岳之歲則廢春祠故此略
之秋省秋斂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必視年之上下

以為蜡之豐嗇舊讀省為獮者非

竊案鄭注不言春祠魯在東方王東巡狩以春或闕之孔疏魯在東方朝常以春當朝之年以朝闕祭巡狩在二月不於正月祭者諸侯預前待乎竟故也嚴陵方氏亦曰不言春祠與王制言祫則不礿同義其所異者特彼以礿為春祭耳春祭闕祠而不闕社者祠君之所獨社則民之所同故也集說葢本其意以愚考之周家六年五服一朝十二年王乃時巡王非

歲歲東巡狩至於岱宗魯侯亦非歲歲朝於鎬洛也安得春祠常闕著為定典乎且王制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亦緣見春秋中惟有禘烝嘗三祭謂魯惟行此三祭故云爾古制未必盡然夫四時之祭不可闕不言春祠有脫文爾先儒謂王春東巡則魯闕春祭當朝之年用春則亦闕祭非也又案春社以祈年秋社以報賽春省以補耕秋省以助斂此記於社言春不言秋春足以該秋也於省

言秋不言春秋足以該春也集說太略

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集說天子五門路應雉庫臯由内而外路門亦曰畢門今魯庫門之制如天子臯門雉門之制如天子應門也

竊案天子有五門本於鄭注實無所稽據清江劉氏謂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與諸侯皆三門但門同而名不同耳天子有臯應畢無庫雉路諸侯有庫雉路無臯應畢明堂位所言蓋魯用王禮門制同王門

而名不同也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集說周禮交龍爲旂綏讀爲緌以旄牛尾注於杠首而垂之者也鄭云當言有虞氏之緌夏后氏之旂謂虞質於夏惟緌而已至夏世乃有旂之制也

竊案鄭以虞旂夏綏爲誤遂兩易之而讀綏爲緌如冠緌之緌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恐非也下文有虞氏之綏乃喪葬之飾鄭豈因此而改與應氏

曰子華子謂舜建大常舜惟建旂常耳至夏復緌之以羽旄緌者旒之係於繩而華者也陳氏曰旂之制始於舜此有虞氏之旂也至於夏則致飾矣故曰緌方氏曰旂即所謂交龍為旂也殷之大帛即雜帛之物周之大赤即通帛之旃唯麾不在九旂之數故以緌名之此雖皆臆說然較改字者為優故並存之以俟考

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集說龍勺刻畫為

龍頭疏勺刻畫疏通也蒲勺者合蒲為鳧頭之形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末微開也三者皆謂勺之柄頭耳

竊案龍勺為龍頭無疑矣以蒲勺為鳧頭恐未必然陸氏又以疏勺為雉頭不知何據豈雉曰疏趾故為此說鑿更詳之

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集說拊搏舊說以韋為之充之以糠形如小鼓揩擊謂柷敔皆所以節樂者方氏以為或拊或搏或揩或擊皆

言作樂之事又案書傳云戛擊考擊也搏至拊循也皆與此文理有礙當從鄭注

竊案拊搏玉磬揩擊琴瑟與書言戛擊鳴球搏拊琴瑟同義拊取聲淺搏取聲深揩取聲淺擊取聲深注疏以為樂器者泥於記文而云然其實非也集說不從方氏而從鄭氏何耶

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集說孟子言夏曰校殷曰序

竊案集說引孟子以見異而不解其所以予取方氏說足之孟子以殷為序周為庠而此以夏后為序虞為庠者蓋以其養人於此則皆可謂之庠以其習射於此則皆可謂之序也

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集說封父國名

竊案左傳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夏后氏之璜即此大璜封父之繁弱方氏以為大弓陸氏以為即此

封父龜蓋此龜一名繁弱以其善中而名之也未知是否

周獻豆集說獻讀為娑獻尊刻畫鳳羽則此豆亦必刻畫鳳羽故名也

竊案前尊用犧象之犧本謂尊為牛之形而集說取舊注音莎謂刻畫鳳羽娑婆然也此獻豆集說又從舊注音娑不知獻者若周官所謂再獻之獻再獻對朝踐言之則朝踐為初獻矣醓人所謂朝踐之豆者

初獻也所謂饋食之豆者再獻也此言獻豆則主祭祀之豆爾司尊彛所謂獻尊義亦類此但未審飾此豆尊者果加刻畫否耳胡翰曰禮有犧尊即獻尊也司尊彝云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氏讀獻為犧又音犧為摩莎之莎非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其為尊一而已以其尊一而謂其音亦同不可也犧尊與象尊相須鄭氏謂犧尊飾以翡翠羽象尊以象鳳凰其說亦非也盖犧尊為牛形象尊為象

形皆周尊也王肅云犧象之尊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為尊宋劉杳言古者犧尊彝尊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納酒二家之言近之而杳又云魯郡地中得大夫子尾送女器有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青州盜發齊景公冢獲二尊狀類牛象或者古之遺制也苟以為刻木安能久置地中不壞或謂犧尊畫牛象尊畫象亦以木耳非古之遺制也蓋二尊皆以銅為之其取又皆以牛象而得名犧尊為犧形象尊為象

形則犧當讀為義獻當讀如憲各如其字本音可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不害其為器之一也觀於閟宫之詩朱子不取毛氏沙飾之說而今獨取鄭氏摩莎之音豈非過乎況杳之言足以證肅之說為益可信乎　熊朋來曰古字沙莎同音故莎娑等字諧聲於沙此沙飾之所以音娑也犧之為娑亦如皮之為婆儀之為義犧尊將將之上文亨以騂犧協降福孔多一詩之中具有顯証騂犧尚且音娑則犧尊之犧非

緣酒尊而異其音也說文引賈侍中云犧非古字蓋古者犧讀為戲以其字音之相同戲或為獻以其字文之相近故集韻以犧戲獻三字互見二韻或為戲本虛宜反切騂犧協虛何而犧尊為桑何反切疑若小異是則然爾而訶娑字音可以相入如華之為敷洩之為泄委蛇亨之佗亨之為烹單之丹蟬二音皆不可以字義字母為拘者古人之音在易書詩者盡為後儒所變獨用禮之獻尊詩之犧尊左傳之犧象

猶得三代之舊音知犧尊所以音娑則尊當為牛而鳳羽娑娑之說非也又可知象尊為象而象骨飾尊之說非也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集說方氏曰三代各祭其所勝蓋夏尚黑為勝赤故祭心殷尚白為勝青故祭肝周尚赤為勝白故祭肺

竊案諸陽皆會於首虞氏祭首尚用陽氣也集說采方說而獨遺此何歟周之尚肺特宗廟賔客飲食之

間而已若五祀則户先脾中霤先心門先肝事異則禮異矣又特牲饋食先祭肺後祭肝祝亦如之則祭肺非不祭肝也以肺為主爾由是推之夏殷非不祭肺以心與肝為主而已虞之祭首想當亦然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集說此篇主於誇大魯國故歷舉四代之服器官以見魯之禮樂其盛如此不知適足以彰其僭而已

竊案記陳伊耆氏之樂女媧氏之笙簧非唯四代據

其多者言之爾亦有但舉三代者如車旗言四代馬言三代尊言四代其爵其彝其勺言三代簋俎言四代豆言三代祭言四代其牲其酒言三代𣪊言四代學言四代官言四代樂言四代鼓與簨虡舉三代是也然四代服器魯家每物之中得用之不謂事事盡用也至於四代之官魯不過百里諸侯何能兼備案太宰職諸侯惟有三卿五大夫故公羊傳司徒司馬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

大夫成王雖褒崇於魯亦使魯雜存四代官職名號而已非謂魯盡備其數也吳幼清曰周末無識之儒不知魯國天子禮樂之為非方且極推其盛以為夸以其意在於夸也故其言多有非實者而石林葉氏又欲為之掩護以為成王伯禽無失禮作明堂位者無失辭其誤亦甚矣　明周洪謨曰周公以冢宰攝政而已漢儒不達洛誥朕復子明辟及魯頌閟宮之義而妄為此篇意謂周公有大功又常踐天子之位

故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殊不知魯之郊禘後世子孫僭之耳夫子存之魯頌筆之春秋所以示戒也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十八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十九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撰

喪服小記

喪服小記第十五集說朱子曰小記是解喪服傳竊案解喪服傳是矣何以名為小記臨川吴氏曰喪服者儀禮正經之篇名正經之後有記蓋以補經文之所不備此篇内所記又以補喪服後記之所未備

者也其事瑣碎故名小記以別於經後之記也

男子免而婦人髽集說髽有二斬衰則麻髽齊衰則布髽皆名露紒

竊案此孔氏之說也若據皇氏則髽有三種有麻有布有露紒其形有異同謂之髽也麻髽者斬衰之服以對男子之括髮然齊衰為母自初喪至小斂後括髮以麻與父禮同則女亦麻髽不應遽服布髽也若至尸出堂拜賓後往即堂下之位時則男子不復括

髮而著布免此時女亦著布髽非齊衰全用布髽也
至成服後為父男則六升布為冠女則箭篠為笄為
母男則七升布為冠女則榛木為笄以笄對冠不復
言布髽而喪服傳云女子在室為父髽衰三年又據
奔喪云婦人奔喪東髽鄭云去纚大紒曰髽則知但
露笄亦曰髽也又檀弓孔子誨髽曰爾無從從爾無
扈扈蓋榛以為笄但戒其高廣不復言麻布繞紒是
知露紒悉名髽也此三髽之說皇氏之言為足據也

又案集說括髮以麻謂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於紒而不言免與髽之制據鄭註士喪禮云免者以布廣一寸自項中而交於額上卻繞紒是免形與括髮同也又據鄭註喪服曰髽露紒猶男子之括髮是髽形亦與括髮同也但免廣一寸而髽廣四寸耳馬融曰髽屈布為之高四寸若鄭衆以為枲麻與髮相半則無謂矣

以五為九集說不言以五為七者蓋由祖以親曾高二

祖由孫而親曾孫玄孫其恩皆已疏略故惟言以五為九

竊案此不言七竟言九者庾氏云由祖以親曾高二祖由孫以親曾玄二孫服之所同義由於此也蓋曾高一等同為齊衰三月所以喪服註云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不可以大功小功旁親之服加至尊故皆服齊衰也又曾孫正服緦麻三月玄孫理不容異略同三月此所以不須言七而竟言九也

集說不言其故此經何由而明乎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集說四廟謂高曾祖禰四親廟也始祖居中為五并高祖之父祖為七或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為王者其禮制亦然

竊案經文云而立四廟集說又謂并高祖之父祖而七何也經傳庶子王多矣豈世子盡有疾乎惟韋玄成謂始受命而王者不必備事七廟故立四廟止於

高祖而已其上親盡不祭可也庶子王亦如之者山陰陸氏曰此言王者後世或更衰亂統序既絕其子孫有特起者若漢光武復有天下既復七廟則其高曾祖禰當别立廟祀之故曰庶子王亦如之也草廬吳氏求其說而不得則以大傳經文諸侯及其大祖六字加於而立四廟之上此又一說

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集說宗是先祖正體惟其尊祖是以敬宗也

竊案鄭氏曰宗者祖禰之正體是包禰在内也臨川吳氏曰敬繼祖之宗所以尊其為祖之正體敬繼禰之宗所以尊其為禰之正體上但言尊祖不言禰者舉尊以包卑祖者兼曾高二祖通言三祖也其說備矣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集說此據適士立二廟祭禰及祖今兄弟二人一適一庶而俱為適士其適子之為適士者固祭祖及禰矣其庶子雖適士止得立禰廟不

得立祖廟而祭祖者明其宗有所在也

竊案此庶子非禰庶乃祖庶同堂兄弟也今止云兄弟二人一適一庶則是禰庶親昆弟矣若禰庶則并不得立禰廟下經云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孔氏云庶子是下士宗子是庶人此下士立廟於宗子之家庶子共其牲物宗子主其禮此雖並為適士禰廟已在禰適之家此庶子又何禰廟之可立乎惟其為祖庶故得立此禰廟鄭氏云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

正猶為庶也孔氏曰正體謂祖之適下正謂禰之適也雖正為禰適而於祖猶為庶故禰適謂之為庶也

其說審矣

從祖祔食集說祖廟在宗子之家此殤與此無後者當祭祖之時亦與祭於祖廟也故曰從祖祔食

竊案此祖廟就殤與無後死者言之非就祭者言之也若就祭者言之則祭殤在於禰廟已禰即殤之祖也祭無後在於祖廟已祖亦兄弟之祖也

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集說庶子雖貴止得供具牲物而宗子主其禮上文言庶子不祭祖是猶得立禰廟以其為適士也此言不祭禰以此庶子非適士或未仕故不得立廟以祭禰也

竊案集說之誤甚矣彼既云庶子雖貴止得供具牲物而宗子主其禮豈以適士之貴而庶子遂得立禰廟乎蓋以陳氏不明前言庶子不祭祖者就祖庶而言故適士得立二廟不得立祖廟而得立禰廟者雖

為祖庶而猶為禰適也此之庶子不祭禰者竟是禰庶故雖下士得立禰廟以廟必在宗子之家而不得祭也就此說觀之亦見其自相矛盾矣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集說大夫適子死服齊衰不杖今世子既不降其妻之父母則其為妻服與大夫服適子之服同也

竊案此於禮何據儀禮父為長子三年通上下言之豈有大夫適子死而服齊衰不杖者乎儀禮齊衰不

杖章有大夫之適子為妻此經文上有為妻二字故下止云與大夫之適子同其實與大夫之適子為妻同也陳氏竟謂與大夫服適子同謬矣

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集說此句承父稅喪已則否之下降者殺其正服也如叔父及適孫正服皆不杖期死在下殤則皆降服小功如庶孫之中殤以大功而降為緦也從祖昆弟之長殤以小功而降為緦也如此者皆追服之凡降服重於正服

竊案同為日月已過而聞喪乃祖父母諸父昆弟則不稅叔父及適孫之下殤以期降為小功庶孫之中殤以大功降為緦則稅之何也若云降服重於正服令父在為祖周父亡則三年顧不重於緦小功與意祖父母諸父昆弟則不及識叔父適孫庶孫之殤則及識之各有其義與集説未明言之也然則此節不必承父稅喪已則否之下矣山陰陸氏曰嫌小功不稅降服猶是也故言之在此非脱誤也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集說大夫為庶子服大功而庶子之子則為父三年也大夫不服其妾故妾子為其母大功

竊案此非經文之正解也孔氏曰大夫降其庶子故為其庶子大功而喪服條例云父之所不服其子亦不敢服故大夫不服其妾妾子為母大功也今嫌既降其子亦厭其孫故此明雖降庶子而不厭降其孫庶子之子猶三年也鄭氏曰祖不厭孫也其義始備

陳氏禮記集説補正卷十九

陳氏禮記集説補正卷二十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撰

大傳

大傳集説鄭氏曰記祖宗人親之大義

竊案長樂陳氏謂禘者祭之大追王者孝之大名者人治之大道者禮義之大故命曰大傳即鄭氏之意也其説非不可通然臨川吴氏之言更確吴氏云儀

禮經十七篇唯喪服一篇之經有傳如易之彖象傳

此篇不釋經而泛說則如易之繫辭傳不釋經而統

論大凡也人以繫辭傳為易大傳故此篇亦名大傳

云

五曰存愛集說存察也人於其所親愛而辟焉有以察

之則所愛者出於公而四者皆無私意之累矣

竊案愛者仁之發所謂惻隱之心也人君為物欲所

攻則流於忍刻而愛之存焉者寡矣故必以愛存心

而不敢有一念之或舍則應接之際愛親愛賢愛人愛物皆由此出焉吳臨川謂存愛民之心固與上文民不與焉相悖集說謂察其親愛而辟者亦失記者之旨

考文章易服色集說文章典籍也服之色隨所尚而變易

竊案集說亦通但舊說亦宜備考孔疏曰服色車之與馬各從所尚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也臨川吳氏

曰文章謂禮樂之秩序節奏政刑之制令科條也服謂所服車馬各有所尚之色愚案考文章者即中庸謂天子所考文而天下同書者也

服術有六四曰出入五曰長幼集說出入者女在室為入適人為出及為人後者長幼者長謂成人幼謂諸殤竊案姑姊妹女子之在室齊衰期出嫁則降大功九月集說以適人為出是矣但以在室為入則未安盖女子在室無外事何以云入入者或既嫁而被出或

無子而復歸本宗則仍服在室未嫁之本服也至於
長幼者謂昆弟非謂成人與諸殤也蓋同父昆弟服
齊衰期同祖從昆弟則服大功九月同曾祖再從昆
弟則服小功五月同高祖族昆弟則服緦麻三月由
長推而上之則父之親昆弟為從父則服齊衰期父
之從昆弟為再從父則服小功五月父之族昆弟為
族父則服緦麻三月祖之親昆弟為從祖則服小功
五月祖之從昆弟為族祖及曾祖之親昆弟為族曾

祖並服緦麻三月由幼推而下之子之從昆弟為親昆弟之子則服齊衰期子之再從昆弟為從昆弟之子則服小功五月子之族昆弟為再從昆弟之子則服緦麻三月孫之再從昆弟為親昆弟之孫則服小功五月孫之族昆弟為從昆弟之孫及曾孫之族昆弟為親昆弟之曾孫並服緦麻三月此臨川吴氏之說其義詳明視集說為勝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

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集說䟽云自用

也仁恩也子孫若用恩愛依循於親節級而上至於祖

遠者恩愛漸輕故名曰輕也用義循祖順而下之至於

禰其義漸輕祖則義重故名曰重也義則祖重而父母

輕仁則父母重而祖輕一輕一重宜合如是故曰其義

然也案喪服條例齊衰表恩若高曾之服本應緦麻小

功而進以齊衰豈非為尊重而然耶至親以期斷而父

母三年寧不為恩深乎

竊案自由也訓用非是至親之服斬衰三年者仁也循至親之重服等差而上至祖則減為齊衰期義至曾高祖則減為齊衰三月愈殺而輕矣故名曰輕於曾高祖之服齊衰三月者義也循曾高祖之輕服順序而下至祖則加為齊衰期又至禰則加為斬衰三年愈隆而重矣故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則然非人之所能為也諸儒輔氏應氏吳氏之說皆如是集說獨謂祖則義重故名曰重引喪服條例為証於記文

不順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集說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之所自出四字朱子曰衍文也凡大宗族人與之為絶族者五世外皆為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為小宗者則以本親之服服之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集說君無適兄弟使庶兄弟一人為宗以領公子其禮亦如小宗此之謂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君有適昆弟使之為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昆弟為宗此之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若公子止一人無他公子可為宗是無宗也則亦無他公子宗於已矣此之謂無宗亦莫之宗也前所論宗法是通言卿大夫大小宗之制此則專言國君之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

之宗有此三事也

竊案集說一本注疏諸家之說亦同盖前一節是卿大夫士繼別子之宗後二節是特言公子本身自為宗之宗公子本身之為宗者一君但有一大宗非若其他別子之為祖而不為宗者每一公子為一大宗與此數公子共一大宗者不同也獨藍田呂氏以二者合而為一其說曰國君之適長為世子繼先君之正統自母弟而下皆不得宗嗣君又不可無所統屬

故次適為別子別子為先君一族大宗之祖每一君有一大宗其生也適庶兄弟皆宗之其死也子孫世世繼之凡先君所出之子孫皆宗之雖百世不遷無後則族人以支子繼之羣公子雖宗別子而自為五世小宗之祖死則其子其孫為繼禰繼祖之小宗至五世以上則上遷其祖下易其宗無子孫則絶若君無次嫡子立為別子止有庶公子數人則不可無宗以統當立庶長為小宗使諸弟皆宗之吳臨川曰若

呂氏說則後一節與前一節其義不殊一君但有一公子謂之別子君之子雖多止有一人為大宗以下皆不得謂之別子彼魯三桓之為三大宗鄭七穆之為七大宗蓋非正禮與此舊說未知孰是姑兩存之

歸震川曰公子者別子之為祖者也何以為宗曰公子非宗也不為宗而宗之道出焉耳公子之大宗者公也已自別於正體無大宗矣雖其子為繼別之宗猶繼禰也迨五世當遷而後不遷之宗於是乎出未

及五世猶小宗也所以謂之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公子雖無大宗而不可謂之非大宗之祖雖為大宗之祖而未及乎繼禰之子所以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公子一人焉而已無大宗是有無宗也無小宗是亦莫之宗也故曰公子非宗也非宗故謂之別子別子故為之祖為之祖故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而宗之道於是乎出先王之出宗大抵因別子之嫡庶而已二世之庶宗其繼禰者

之嫡三世之庶宗其繼祖者之嫡四世之庶宗其繼曾祖者之嫡五世之庶宗其繼高祖者之嫡而為小宗之道出矣六世之庶宗其繼別者之嫡而為大宗之道出矣小宗四大宗一並而為五宗而其變至於無窮皆自於公子故曰不為宗而宗之道出焉也鄭氏謂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為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為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為之

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己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是公子有此三事也鄭以此為公子之宗道則非別子為祖之義矣夫宗有散有合族人不得以戚戚君於是乎散故號別子者以之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於是乎合故號為小宗者以之先王之道由祖而宗猶木之由本而為枝也得其祖則兄弟相宗而宗之法行不得其祖則兄弟不相宗而別子之義起今使公子自相宗夫公子不得祖先君

矣宗於何生且非先君之正體皆庶也而鄭又為嫡庶之説過矣別子者宗之始也不可以亂故先王正其始正其始者正其別也魯之三桓鄭之七穆古之遺制也愚案震川之説以別子公子為一與呂氏同而以魯三桓鄭七穆者為古之遺制又與呂氏異故併録之以備考

敬宗故收族集説宗道既尊故不離散

竊案收族非不離散之謂乃收卹之收也東萊呂氏

謂窮困者收而養之不知學者收而教之其説為當

陳氏禮記集説補正卷二十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二十一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撰

少儀

不疑在躬集說一言一行皆其在躬者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是不疑在躬也

竊案下文言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皆粗迹也無緣此句獨說向言行細處蓋衣服之類皆在

躬者也冠圓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珮玦者
事至而能斷至於深衣之應規矩權衡先王之制衣
服豈徒然乎若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即所謂
疑也當學習明了不可使疑事在其身此之謂不疑
在躬
不訾重器集說訾鄙毀之也重器之傳寶之久矣乃從
而毀之豈不起人之怒乎
竊案方氏云重器九鼎之屬訾與國語訾相之訾同

朱子云訾猶計度也下毋訾衣服成器字義同此國語云訾相其質漢書云為無訾省又云不訾之身皆此義此言不訾重器者謂不欲量物之貴賤亦避不審也注疏以訾為思謂客思玩主人珍物重器則憎惡己貧賤生淫亂濫惡固非經義集說以鄙毀釋訾亦未盡當也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集說不貳問謂謀之龜筮事雖正而兆不吉則不可以不正者

再問之也見人卜筮欲問其所卜何事則曰義與志與義者事之宜為志則心之隱謀也故義者則可問其事志則不可問其事也一説卜者問求卜之人義則為卜之志則不為之卜亦通

竊案前説謂我問人之卜筮後説謂太卜問來卜筮者皆與上不貳問問字相違愚謂二問字但當就卜筮者言曰者卜筮者心中自忖度也不貳問謂謀之龜筮宜誠心問正事不可雜以不正之事也以下不

貳問之目將問卜筮之時心自忖度曰我之所問者出於公義與抑出於私志與合義則可問私志則不問此之謂不貳問也劉氏云凡問卜筮之道先正其心決定所事之去就則從此而違彼無疑貳之心矣然後問於筮考於卜吾所就而從者吉乎凶乎是之謂不貳問也其言先獲我心矣輔氏云問卜尚誠壹

惟誠然後此問彼應亦通

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集說射與投壺之禮勝者之

子弟酌酒置於豐上其不勝者跪而飲之若卑者得勝則不敢徑酌當前洗爵而請行觴也

竊案此注疏說也似亦可通然朱子則云此皆是卑者與尊者為耦若已勝而司射命酌則不使它子弟酌酒以罰尊者必先洗爵而請行觴若耦勝則亦不敢煩它子弟酌而飲已必自洗酌而請自飲也注疏說恐未然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劒負良綏申之面拖諸辟

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集說方氏曰執謂執轡也凡御必立令坐者君未升車而車未行也劒在左以便右抽僕則右帶者以君在左嫌妨君也良綏正綏也散綏貳綏也正綏君所執貳綏則僕執之僕在車前而君自後升故曰負良綏申之面者言垂綏之末於前也拖諸幦者引之於車闌覆笭之上也以散綏升者復言僕初升時也執轡然後步者防馬之逸也令案笭即軾也

竊案朱子云下言以散綏升則是此時僕方在車帶

劒負綏而擲綏末於㱄上君固未就車也及僕以散綏升之後君方出而就車此䟽乃言君由後升僕者在車皆君取綏而拖諸㱄誤矣又疑綏制當是以索為環兩頭相屬故負之者得以如環處自左掖下過前後各上至背則合而出於右掖之中以申於前而自車下擲於㱄上君升則還身向後復以覆㱄如環處授君使君得以兩手執之而升也案此與曲禮君車將駕以下皆非專為君御者之事蓋劒㓨左人自

當右帶綏欲授人自當負之以升又當升時無人授

已故但取散綏以升乃僕之通法注疏皆誤朱子之

辨甚明何集說不取而取方氏也

師役曰罷集說方氏曰師役勞苦為甚故於其還曰罷

以其疲故也愚案罷當作欲罷不能之罷

竊案春秋莊八年書師還公羊傳還者何善之也何

善爾病之也何休云慰勞其罷病也故鄭氏引以注

此文而方氏從之朱子亦云易曰或鼓或罷與史記

將軍罷休就舍之罷亦同集說雖引方氏而又主欲罷不能之罷似屬贅矣

不旁狎不道舊故集說論說故舊之非非重厚者所為也應氏曰旁狎非必正為玩狎旁近循習而流於狎也竊案旁如旁求俊乂旁求天下之旁廣也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此之謂旁狎學者當以玩人喪德為戒也注疏旁妄也妄與人狎習或致忿爭陸氏謂旁近也雖在側不狎

朱子謂旁泛及也泛與人狎習不恭敬也集說取應氏雖通不若廣字解爲正不道舊故鄭謂言知舊之過失朱子亦謂舊事既非今日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憎惡如陳勝賓客言勝故情爲勝所殺之類愚謂故舊不遺富貴無忘乘車戴笠相逢下車在彼不失爲厚我若向富貴人稱述故舊是有干澤之心且爲不入耳之談也故戒之

諫而無驕集說謂君若從己之諫不得恃己言行謀用

而生驕慢也

竊案凡諫君之失而非出於忠愛之誠心則有招其君之過以為名而揚之自矜者矣非必言行謀用而生驕慢也輔氏曰以是諫非易失於驕此言為允

謂之社稷之役集說以其有勞於社稷也

竊案社稷之役猶言社稷之臣不曰臣而曰役謂其勞於社稷之事若僕役然也左傳云于先大夫無能為役

毋測未至集說君子以誠自處亦以誠待人不逆料其將然也未至而測之雖中亦僞

竊案集說蓋本不逆詐不億不信之意恐非記者之旨孔氏云未至之事聖人難之凡人固不可預欲測量之也若終不驗則傷知也胡氏亦云測未至謂幸中如子貢二說甚當子張問十世可知乎夫子不過即三代已往之因革以斷之非若讖緯術數之家用其私智以推測也至人且然況學者乎

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雝雝集說方氏曰

匪匪言行而有文翼翼言載而有輔肅肅唱者之敬雝

雝應者之和

竊案詩云四牡騑騑四牡翼翼皆馬之行容故鄭氏

讀匪為騑而胡氏取之肅肅敬也雝雝和也敬與和

合乃見鸞和聲之形狀今以肅肅屬鸞雝雝屬和不

免强生分别也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

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集說此與曲禮所記不同蓋記者之詞異耳

竊案曲禮云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

謂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與少儀所記不同非僅記者之詞異也其故有三焉曲禮之問乃它人之旁自相問故對之者其詞文少儀則人問其子於父故對之者其詞卑先儒誤以此之問對為人之問對其詞意皆不適乎中且人之對父必譽其子父之言子必承以謙此古今常情天下達禮也尚何疑焉又曲禮所記天子之大夫士禮少儀所記諸侯之大夫士禮知然者以問國君之子長

幼而知之也少儀視曲禮降一等以此又曲禮是一
人之身長幼問答少儀長則能從社稷之事幼則能
御未能御其問容有衆子非止一人有此三者所以
不同也然曲禮上焉問天子之年下焉問庶人之子
而少儀不及者盖彼亦旁爲之辭而此則請問其父
天子之父故無與之敵而敢問其子者矣庶人卑賤
其自相問荅之辭不足記也此諸侯之子亦必鄰國
君故得問荅以上應氏陸氏之説余合而纂之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集說肅拜如今婦人拜也左傳三肅使者亦此拜婦人以肅拜為正故雖君賜之重亦肅拜而受

竊案集說本之注疏是矣但有可參異同者不當遺之孔氏云肅拜婦人之常而昏禮婦拜扱地以其新來為婦盡禮於舅姑也左傳穆嬴頓首於宣子之門者有求於宣子非禮之正也

君子下行然後還立集說凡僕之禮升在君子之先下

在君子之後故君子下車而步僕者乃得下而還車以立以待君子之去也

竊案此本之注疏而疏中尚有一說可存或云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故君子將下車則僕亦下車立於馬前待君子下行乃更還車立以俟君去

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集說周禮貳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又典命云卿六命大夫四命車服各如命數與此不同者或周禮成而未行

亦或異代之制也

竊案孔疏謂周官大行人典命並與此經不同疑為殷制集說本之然陸氏又云周官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然則下大夫三乘盖子男之卿應氏亦云案此與周禮未甚差似非異代之制當時記禮者所見多諸侯禮故所見止及於此若上公禮亦自是等而上之爾

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集說乃

問犬名無解

竊案鄭氏云守犬田犬問名畜養者當呼之名謂若韓盧宋鵲之屬孔氏云田犬守犬有名食犬無名可

補集說之闕

加夫襓與劒焉集說夫襓劒衣也

竊案襓劒衣夫字發聲以夫襓爲劒衣未安然有所本鄭注夫襓劒衣也夫或爲煩皆發聲熊氏云依廣雅夫襓木劒衣謂以木爲劒衣若今刀榼孔氏云襓

之一字是衣之正名襓字從衣當以繒綿為之熊氏用廣雅以木為之其義未善也　又案博雅作袟襓進劒者左首而加於袟襓之上不敢褻也禮書云

枕几頴集說頴警枕也

刀郤刃授頴集說頴刀環也

竊案此本之注疏孔氏云頴是頴發之義故枕之警動謂之頴然警枕是矣以為取頴發之意恐未然也愚謂頴當作熲熲小明也詩云無思百憂不出於熲

又云耿耿不寐有警枕之意至於授頴之頴恐非刀鐶方氏以爲刀柄謂禾首爲頴刀首亦爲頴刀以柄爲首也澤劒首吹劒首皆柄輔氏亦云

會同主詡集説詞氣明盛之貌前篇德發揚詡萬物義亦相近

竊案注疏云詡謂敏而有勇若齊國佐陳詞以拒晉師是也劉氏云詡煦也德發揚煦萬物人君法天地治會同以建極而生成萬物之德在焉愚案劉氏之

說以人君言注疏之說以使臣言集說不知何主大抵會同之際凡車馬旌旂圭璧繅采衣裳幅舄及儀容詞令俱主於盛麗非僅指詞氣也案韻會詡大言也奢麗誇詡一曰徧也和也又普也又敏而有勇也其所該葢多矣

僎爵集說僎鄉人來觀禮副主人者也

竊案此本注疏僎作遵騶留反然其義則未明也孔氏曰謂之為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或

又為馴一音巡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膴集說此言尋常燕食進魚者如此祭祀及饗食正禮者不然

竊案此亦本之注疏然不詳說則不明也疏多不錄

陳氏曰魚之在俎或縮或橫或右首或左首或進首或進尾或進鰭或進腴或右鰭則右首左首者於俎為縮於人為橫進首進尾者於俎為橫於人為縮公食大夫禮魚縮俎寢右進鰭士喪卒塗之奠左首進

鰭士虞亦進鰭少牢右首進腴盖鰭者體之所在腴者氣之所聚禮雖貴右人之飲食貴體鬼神之祭貴氣也公食與少牢皆右首而喪禮左首反吉故也少牢進腴公食進鰭而喪奠與虞進鰭未異於生故也儀禮大夫士祭禮皆薨魚周禮獻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鱻薨曲禮曰薨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先儒謂天子諸侯之禮備薨濡也陸氏云凡食魚進首唯羞濡魚進尾𡟎軟媚無骨鯁

祭左右軌范乃飲集說軌轂末也范軾前也尸僕君僕之在車祭軌之左右及范乃飲也

竊案此注疏說無可疑者但軌范不可不詳辨鄭氏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轊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孔氏云軌謂轂末范謂軾前僕受爵將飲則祭酒於左右軌及前范也所以祭者為其神助已不使傾危故也祭徧乃自飲又云案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此云祭左右軌范兩文不

同則左軓與兩軹是一故云軓與軹於車同謂轛頭謂車轍小頭也此云范大馭云軓兩事是一聲同字異軾前之範與此范俱是軾前但軾前之軓車旁著凡或作範字雖作範字聲同而字異即詩邶風濟盈不濡軓亦車旁凡與此同也若轂末之軌則車旁著九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轍亦謂之軌亦車旁著九則考工記經涂九軌是與此字同而事異也陳氏亦曰車迹為轍轍廣為軌左傳云下而視其轍此車迹

也考工記云經涂九軌此轍廣也轍廣曰軌而兩轊
亦曰軌少儀所謂祭左右是也猶之兩轊曰軹兩軻
下亦曰軹也又云大馭軷祭軌少儀祭范考工記曰
軌前十尺而策半之古書作軓則軓范一也鄭康成
曰軓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輢軾之所植持車正也
鄭司農曰軌軾前也葢三面之材輢之所植而其面
出於軾前矣杜子春亦曰軓謂車軾前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集說奉進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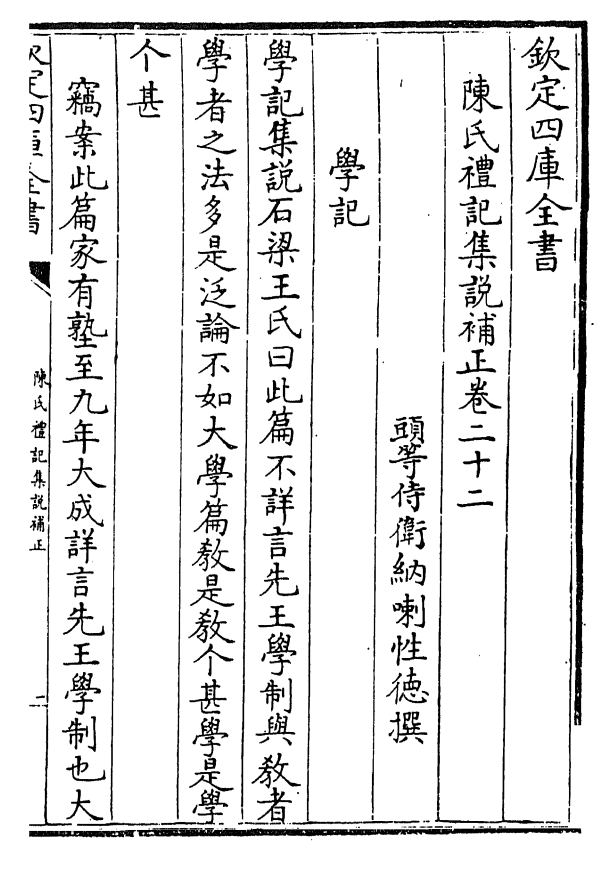
盥之水於尊長及執飲食以進之時皆不可使口氣直衝尊者若此時尊者有問則偏其口之所向而對咡口旁也

竊案洗洗爵也盥洗手也洗必先盥故云洗盥洗爵乃執飲食茍有氣焉人或穢之故屏使勿氣辟咡而對亦恐氣穢爵與飲食非謂不可使氣衝長者也注疏謂洗盥者與尊長洗足洗手勿氣者不敢鼻臭尊長飲食亦非

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集說雕刻鏤之也幾漆飾之畿限也

竊案鄭氏云雕畫也幾附纏為沂鄂也孔氏云幾謂沂鄂不雕畫漆飾以為沂鄂也鄭孔所謂沂鄂集說所謂畿限不知於車為何物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二十二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撰

學記

學記集說石梁王氏曰此篇不詳言先王學制與教者學者之法多是泛論不如大學篇教是教个甚學是學个甚

竊案此篇家有塾至九年大成詳言先王學制也大

學始教至學不躐等及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與知四者教之所由興六者教之所由廢而長善救失及善喻繼志撞鍾攻木記問聽語皆教者之法也察於三者有志於學察於四者有志於本皆學者之法也豈必與大學雷同然後謂之非泛論乎且篇中言大道至道言敬道信道言辨志先志言游志繼志言敬業孫業亦何常非所教所學之事王氏之云不免於誣矣

發慮憲求善良集說謂致其思慮以求合乎法則也求
善良親賢也
竊案憲如憲章文武之憲發慮猶俗言發心言其發
心合乎憲典以求為善良之人二句一貫非兩事也
集說以親賢釋求善良則侵下就賢矣吳氏知其難
通而以求為求仁之求善為性之所固有良為良心
之良言充善之至為良以對上句亦屬牽强
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集說古者二十五家為

閭同在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塾民在家者朝夕受教於塾也五百家為黨黨之學曰庠教閭塾所升之人也術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州州之學曰序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是也序則教黨學所升之人

竊案學記黨庠州序似有定制攷之諸經則又不然吴氏云鄉飲酒迎賔於庠門之外則鄉學亦稱庠不但黨有庠也州長言射於州序則州之學亦稱序不

但遂有序也黨正言飲酒於序則黨之學亦稱為序

孟子言殷曰序周曰庠則不分所在之地然則曰庠

曰序葢鄉遂州縣黨鄙之學可通稱之也又案鄭注

云術當為遂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黨屬於鄉遂在遠

郊之外孔疏云六鄉之内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

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六遂之内五家

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

為遂今此六鄉舉庠六遂舉序則閭里以上皆有學

可知其比與鄰近止五家不必有學愚謂鄭以術為遂與集說以術為州者不同遂有萬二千五百家州不過二千五百家而已非萬二千五百家也術者邑中道徑也道徑者人所遵循故術述通用下文蛾子時術之術即述之義遂與述相似由此而訛耳集說改為州字則不惟家數不相符字形亦大逕庭矣

熊明來曰術有序注云術當為遂聲之誤也月令審端徑術則本注直云周禮作遂徑術即周禮遂上有

經初不以爲聲之誤愚案遂術古字通用非字之誤亦非聲之誤也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作遂咀楚文遂取我邊城遂字書作述術字從行述字從辵皆人所經行之地術述亦同義也萬二千五百家爲遂三年興甿必有學周禮黨正州長之官其學亦名序此經舉遂可以見鄉不以鄉遂對說而言二十五家之閭五百家之黨皆互文見義也　近顧氏炎武亦云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

漢書五行志並作遂管子度地篇百家為里里十為術術十為州術音遂此古術遂二字通用之證陳可大集說改術為州非也

蛾子時術之集說蛾魚起反

竊案以蛾為蟻出於舊注古人蛾蟻同音本一字也故常儀占月後人訛為常娥詩菁菁者莪與樂且有儀叶此類甚多不可枚舉

皮弁祭菜示敬道也集說示之以尊敬道藝

竊案古者始入學必釋菜於先聖先師故有司皮弁行釋菜禮蓋示學者以敬先聖先師之道也集說云尊敬道藝而不及先聖先師與釋菜無涉矣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集說以二物為扑以警其怠忽者使之收斂威儀也

竊案師道貴嚴威夏楚不可廢也故易曰發蒙利用刑人以正法若廢法則無威而學者怠玩之心生矣則收其威者乃振收教者之威非收斂學者之威儀

舊說恐誤

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集說禘五年之大祭也不五年不視學所以優游學者之心志也此又非仲春仲秋視學之禮

竊案視學有二中年考校而視離經辨志視敬業樂羣視博習親師視論學取友者有司之事也仲春上丁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習舞釋菜者天子之事也有司隔年考校而非天子每歲仲春鼓厲之

則易至於怠廢然必卜春禘而後視學所以優游學者之心志而不欲急迫之也吳氏云禘者時祭之名非五年大禘之禘蓋周之春祭名礿周之前春祭名禘見王制郊特牲或云禘即祠字之誤視學謂考較學者經業或君親往或有司為之非天子大視學之禮也愚案卜禘乃視學正合月令仲春上丁天子視學之文吳氏以禘為時祭當矣但春禘止見郊特牲王制春曰礿夏曰禘無所謂春禘又云或君親往或

有司為之又自反其說何也集說所云仲秋視學攷之月令無其事豈據周禮大胥秋頒樂合聲之語耶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集說藝即三者之學是也言退息時若不興此三者之藝則謂之不能好學矣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之時必有正業則所習者專而志不分息焉游焉之際必有居學則所養者純而藝愈熟故其學易成也

竊案注疏興謂歆喜也藝謂操縵博依六藝之等若

欲學詩書正業意不歆喜其雜藝則不能耽玩樂於所學之正道黄叔暘亦曰操縵博依雜服者藝也退息之所宜興者也弦與詩禮者學也時教之所宜安者也惟其退息不興於藝斯於時教不能樂而相安此可見退息居學有關於時教正業之成否如此君子豈容以一息間乎是以君子藏身於大學之時則修治其正業如弦與詩禮之類固隨時勤厲而不息退息於燕居之際則游玩以適情如操縵博依雜服

之類又隨在致力而不惰今集說謂不興此三者之藝則謂之不能好學又藏修息游四字略不分析外矣注疏以藝為六藝藏謂心常懷抱學業游謂閒暇無事游行亦非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集說教人者但吟諷其所佔視之簡牘不能通其緼奧乃多發問辭以訊問學者而所言又不止一端故云言及於數不顧其安不恤學者之安否也

竊案集說以多其訊為句言及於數為句吳氏以多其訊言為句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為句及於猶言至於數進謂數數進之言今之師誦其所視之簡多其所告之詞學者未可以進而又進之不顧其所學已安否也黄東發日抄又以數為度數之數云言及度數之末而不於其本

使人不由其誠集說不由其誠不肯實用其力也

竊案使人不由其誠以教者言如集說不肯實用其

力之云則反以學者言矣吳氏云實知此一理而後使之别窮一理是謂由其誠否則是使之不由其實也其説為允

教之不刑集説刑成也

竊案此本鄭注輔氏云刑猶儀刑之刑其教不足為人之儀刑亦通

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集説示之以入道之所由而不牽強其必進作興其志氣之所尚而不阻抑之使退

竊案道謂引導其前牽猶拽也强謂激勉之抑猶偪也但引導其前使之自進而不以力拽之以速其進則受教者不至於乖戾激勉其志使之自能而不以力偪之以速其能則受教者不至於艱難道非示之以入道所由之謂抑非沮抑使退之謂也

微而臧集說言不峻而善則明也

竊案臧如詩視爾不臧之臧謂善之也教者之言雖至微不顯而能使人善之如孟子陳王政而齊王曰

善哉言乎陸賈每奏一篇漢高未嘗不稱善是也觀上約而達下罕譬而喻亦謂使人達之喻之可見

後其節目集說無解

竊案節目二字有辨方氏云節如木理之剛者說卦所謂堅多節是矣目木理之精者弓人所謂斵目必荼是矣皆至堅難攻之處也

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集說疏曰從讀為舂者舂謂擊也以為聲之形容言鍾之為體必待其擊每一舂而為

一容然後盡其聲愚謂從容言優游不迫之意不急疾
擊之則鍾聲之大小長短得以自盡故以爲善荅之喻
竊案以從爲舂固非矣然不疾擊之之說亦未爲得
也盖待其從容之其與下盡其聲之其皆指鍾言則
從容應爲鍾聲之餘韻猶瑟之鏗爾也朱子云從容
鍾聲之餘韻從容而將盡者也言必荅盡所問之意
然後止斯言得之矣
大時不齊集說元化流行一氣屈伸不可截然分限求

之故方榮之時而有枯者焉寂之時而有萼者焉

竊案鄭注或以時生或以時死孔疏大時謂天時也

齊謂一時同也天生殺不共在一時猶春夏華卉自

生薺麥自死秋冬草木自死而薺麥自生故云不齊

不齊為諸齊之本也集說從之吳氏又云天之有時

春夏秋冬歲之齊同此時之小者爾古今氣運或治

或亂是為大時豈可齊同測哉然則不齊齊之本也

注疏集說主一歲之時言吳氏主萬古之時言皆屬

天道與上大德不官三句不類惟黃氏日抄取戴岷隱說謂大時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之時所以不齊獨屬人事與舊解異

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集說可以有志于學而洪其本矣

竊案上文可以有志于學承學為箕學為裘車在馬前而言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學以三者皆學之事也此云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本以大道

大德大信大時四者皆有其本也集說謂可以有志于學而洪其本迂曲之甚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二十二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二十三

頭等侍衛納喇性徳撰

樂記

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集說桑間濮上衛地濮水之上桑林之間也史記言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涓為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

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必于濮水之上也竊案鄭注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桑間在濮陽南孔疏言濮水桑間一處而皆引師涓靡靡之樂為証集説從之愚謂桑間濮上地雖相近而樂則異濮上之音即衛靈于濮上所聞新聲命師涓寫之者是也桑間之音乃衛風桑中詩故小序亦引樂記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語而朱子從之其與濮上同為亡國之音者盖衛國自宣公宣

姜淫于上而世族在位亦至於相竊妻妾未幾遂有狄入衛之禍後雖賴齊桓攘狄衛國忘亡然不可謂之非亡國也集說從鄭以桑間與濮上為一非矣或謂詩三百篇夫子皆弦歌之以合于韶武之音刪後豈得有桑間亡國厠于其間不知詩之入樂者大小正雅三頌二南及豳風七月餘不過使樂工存肄以備鑒戒耳未必盡用之於朝廟賓客也左傳鄭七子所歌本國之風蓋斷章取義以明其志然其甚不類

者亦見識于聘賔矣誰謂桑中非桑閒也哉

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羮不和有遺味者矣集說鼓清廟之詩之瑟練朱絲以為弦絲不練則聲清練之則聲濁疏通也越瑟底之孔也疏而通之使其聲遲緩瑟聲濁而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音也此聲初發一倡之時僅有三人從而和之言和者少也以其非極聲音之美故好者少

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音存焉故曰有遺者矣尊以玄酒爲上爼以生魚爲薦太羹無滋味之調和是質素之食非人所嗜悅之味也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味存焉故曰有遺味者矣

竊案鄭注遺猶餘也孔疏謂樂聲雖質人貴之不忘食味雖惡人念之不息是有餘音餘味集說取之愚謂劉氏云遺猶忘也弃也清廟之瑟貴其德而忘其音意不主於音也大饗之禮美其敬而忘其味意不

主于味也輔氏曰有遺音言弗盡其音有遺味言弗盡其味如二說方與上文非極音非致味相合不宜作有餘解至熊氏又謂聲有五聲但有三人嘆之餘兩聲未嘆是有遺音葢舛矣又一倡三嘆自是清廟鼓瑟之節如此非因好者少而寡和也集說謂非極聲音之美故好者少亦非是

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集說應氏謂四海之內四字恐在合字上如此則文理為順又引劉

氏云天子自能合其父子之親明其長幼之序則家齊族睦矣又能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是謂以敬四海之内

竊案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即書所謂立愛惟親立敬惟長也以敬四海之内即書所謂始于家邦終于四海也兢兢然守此禮節而推廣之是之謂敬劉說當矣集說引應氏解以亂之固非嚴陵方氏謂四海之内皆相敬者亦非也

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集説百物不失言各遂其性也

竊案和故百物不失者人倫日用無所乖戾此和之所為也節故祀天祭地者天尊地卑辨方圓分冬夏以祭祀之此節之所為也孔氏謂大樂與天地同和能生成百物故不失其性大禮與天地同節有尊卑上下報生成之功故祀天祭地頗為近之集説太略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

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集說劉氏曰論者雅頌之辭倫者律呂之音惟其辭足論而音有倫故極其和而無患害此樂之本情也而在人者則以欣喜歡愛為作樂之主焉惟其立之正而行之中故得其序而無邪僻此禮之本質也而在人者則以莊敬恭順為行禮之制焉此聖賢君子之所獨知也若夫施之器而播之聲以事乎鬼神者則衆人之所

共知也

竊案孔疏謂樂之和同在心則論說等倫無相毀害故為樂情在貌則欣喜歡愛故為樂事内心中正無有邪僻是禮之本質外貌莊敬謙恭謹慎是禮之節制馬氏謂情官質制四者雖不同皆不出于一人之身若夫施于金石越于聲音用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者不獨在一人之身而與天下共之也此二說絶分明集說不采而取劉氏既以情質屬禮樂官

制為在人語脉支離復以論倫為辭足論而音有倫
與下文施金石越聲音相礙非經旨矣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集說方猶道也聚
猶處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各有其道則各以其
類而處之所謂方以類聚也物事也行禮之事即謂天
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行之不止一端分之各從其
事所謂物以羣分也所以然者以天所賦之命人所受
之性自然有此三綱五常之倫其間尊卑厚薄之等不

容混而一之也故曰性命不同矣劉氏曰方以類聚言中國蠻夷戎狄之民各以類而聚物以羣分言飛潛動植之物各以羣而分則以其各正性命之不同也故聖人亦因而異其禮矣

竊案類聚羣分為解甚多鄭云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者也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也孔申之云方謂走蟲禽獸之屬各以類聚不相雜也物謂殖生若草木之屬各有區分自殊于藪澤者也鄭注易云類聚

羣分謂水火也而此注云云二注不同各有以也行
蟲有性識道理故稱方殖生無心靈但一物而已故
云物萬物各有區分性命之別聖人因此制禮類族
緣物各隨性命也黃氏日抄云性者人物之所得以
生相似而不同者也命者生而長短壽夭隨所付而
不同者也程易傳云事有理物有形也事則有類物
則有羣善惡分而吉凶生矣朱子易本義云方謂事
情所向事物善惡各以類分又云方向也所向善則

善人皆來所向惡則惡人皆來聚物通天下之物而言好物事則所聚者皆好物事不好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物事林次崖曰人之作事必有情意計度他作好事則其情向于善作不好事則其情向于惡故曰事情所向伊繼山云如情向于孝弟則仁民愛物之事以類而聚情向于不孝不弟則犯上作亂之事以類而聚此所謂方以類聚也吾儒異端君子小人入此則出彼所謂物以羣分也姚鳳梧曰方指人念

頭物指人說方以類聚衆理衆欲各從其意向也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各從其品類也此諸說雖皆有可采然畢竟以朱子易本義爲當林伊姚三家不過發明本義耳

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集說著直略反樂著乎乾知大始之初禮居乎坤作成物之位

竊案鄭注著之言處也大始百物之始生也孔云著與居相對故注以著爲處集說因之然下文著不息

者天著不動者地及著往飭歸著誠去偽先王著其教以著萬物之理皆作顯著解獨此作直略反有所難通金華邵氏曰太始氣也成物形也太始本有是氣樂則著而明之成物本有是形禮則居而辨之何等切當豈必以處釋之乎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集說石梁王氏曰夔制樂豈專為賞諸侯此處皆無義理

竊案此節舉樂之大者而言天子之事莫大于養民諸侯又代天子養民者也故南風之歌取解民慍阜民財之義諸侯亦必德盛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非專為賞諸侯而制樂也王氏拘于章句毋乃固乎又案南風之詩見于家語及尸子而鄭注以為未聞孔疏謂家語王肅所增加鄭所未見尸子雜說不可取証故云未聞也熊氏云即邶凱風之篇大誤

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集說志疑當作急急促微

細嘽枯減殺也

竊案鄭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聽鄭風而曰其細已甚山陰陸氏曰言志微以著嘽諧慢易粗厲猛起廉直勁正寛裕肉好流辟邪散皆志也據此則不必改志為急亦自可通

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集說廣大賁憤也廣憤言中間絲竹匏土革木之音皆怒也

竊案賁當如書用宏茲賁詩賁鼓維鏞之賁大也鄭

氏以賁飾賁大皆非猛厲之類遂讀為憤引春秋傳怒氣狡憤言怒氣充塞也集説取之然廣既可以大訓賁何不可以大訓乎音大則自猛厲矣

廣其節奏省其文采集説廣其節奏增益學者之所習也省其文采省察其音曲之辭使五聲之相和相應若五色之雜以成文采也

竊案文采節奏俱為樂之飾節奏如清濁高下舞之屈伸綴兆疾徐文采如文以琴瑟飾以羽毛五色成

文而不亂皆是也舊說謂音曲相和應如五色之雜以成文采非是鄭氏注下文文采節奏樂之飾也謂樂之威儀何于此時獨以為節奏合耶長樂陳氏曰節奏文采均聲之飾始博而終約始博之節奏不可以不廣終約之文采不可以不省其解文采甚當以省為省約之省與廣字對亦通

君子反情以和其志集說反情復其性情之正也

竊案情者性之欲易流于不善所謂人心惟危也反

情者反淫溺之情以復于性如下文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是也非復其性情之謂反情猶克己和志猶復禮

治亂以相訊疾以雅集說相即拊也所以輔相於樂治亂而使之理故曰治亂以相訊亦治也雅亦樂器也過而失節謂之疾奏此雅器以治舞者之疾故云訊疾以雅也

竊案鄭注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為表裹之

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為相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桶中有椎孔疏云相所以輔相于樂亂理也言治亂奏樂之時先擊相也舞者訊疾奏此雅器以節之延平周氏曰相雅皆樂器名也以其節樂而能治其亂則有相之道是以謂之相以其趨樂之節奏而不失于雅是以謂之雅此集說所本也然長樂陳氏之辨尤明禮書云拊之為物以韋為之狀若鼓然書傳所以謂韋為鼓謂之搏拊是也實之

以糠白虎通所謂拊革著以糠是也其設則堂上書
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則先歌周禮所謂登歌合奏擊
拊是也荀卿曰鞉拊椌楬似萬物又曰懸一鍾而尚
拊大戴禮曰懸一磬而尚拊子夏曰弦匏笙簧會守
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言尚
拊則拊在一鍾一磬之東也言會守拊鼓則衆樂待
其動而後作也既曰會守拊鼓又曰治亂以相則相
非拊也鄭氏以相為拊誤矣拊書謂之搏拊明堂位

謂之拊搏盖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也爾雅和樂謂之節或説節即相也晉傅休奕節賦曰口非節不詠手非節不拊江左清樂有節鼓唐雅樂升歌用之其詳不可考也又曰周禮笙師掌敎舂牘應雅以教裓樂鄭司農云雅狀如漆桶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此約漢法云然也鄭康成云雅中有椎裓樂裓夏之樂牘應雅教其舂者謂以築地笙師敎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賔醉而出

奏祴夏以此三器築地為之行節樂記曰訊疾以雅

孔頴達曰舞者訊疾奏此雅器以應之蓋樂者正也

賔出而舂雅欲其醉而不失正也工舞而奏雅欲其

訊疾而不失正也賔出之奏雅有祴樂則工舞之奏

雅各以其舞之曲歟

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集說綱維網大繩

紀附綱小繩綱目則附於紀也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

子綱夫為妻綱也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

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也

竊案此以紀綱專屬綱言亦自可通邱瓊山云綱紀始見于五子之歌再見于詩棫樸假樂之篇大約以綱紀為喻綱為網之大繩紀為網中絲縷之目張其大者是之為綱理其細者是之為紀揚子雲云大作綱小作紀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鄭詩箋云張之為綱理之為紀孔疏曰說文云綱網紘也紀別絲也然則綱乃網之大繩故盤庚云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以舉綱能張綱之目故張之爲綱也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爲紀以喻爲政有舉大綱者有理微細者朱子詩傳云凡網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又云綱者猶網之有綱也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網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皆是以網罟爲言

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_比集說嚴氏曰克明謂知此理克類謂觸

類而長一理渾融徹上徹下也君又尊於長學記言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是也以之君臨大邦則克順而能和其民克比而能親其民順言不擾比則歡然相愛矣

竊案左傳成鱄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敎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李氏皆以為斷章取義鄭氏引以說經非也故嚴氏詩緝不從而自以意為解集說取之朱子以貊為莫然清靜克

明為能察是非克類為能分善惡比為上下相親其餘皆從左傳之說學者所宜詳也

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集說濫者泛濫之意謂泛及非已之色也燕者宴安之意謂躭於娛樂而不反也趨數迫促而疾速也敖辟倨肆而偏邪也四者皆以志言淫溺較深煩驕較淺然皆以害德故不可用之宗廟

竊案既云四者皆淫于色則趨數煩志傲辟喬志自當俱作淫于色解諸儒惟于鄭宋之好濫淫志燕女溺志為鄭及它色宋安燕于己妻妾以衛齊為好色外兼有煩喬非也左傳云煩手淫聲蓋煩則趨數而流于淫又曰驕奢淫佚喬則放恣而行其淫如衛宣淫其婦齊襄淫其妹皆出于煩喬也

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集說一說引君執干戚就舞位讀天子連下句

竊案鄭注云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為節熊氏申之曰祭統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又下文云食三老五更于大學冕而總干尚得親舞何以不得親執鐸乎此執鐸為祭天地時也愚以為不然武樂在庭天子至尊下儕綴鄰與舞人為列可乎矧舞有定列有定人八佾六佾之外固不多庸一人其人亦不可妄厠一位果天子與大將夾舞振鐸將舞人六十有四之位數天子與大將亦在

舞位乎抑不在舞位而參介其旁乎厠諸舞位則人數浮參介其旁則為亂行為離局無一可者也且既曰總干而山立武王之志也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也此象武王者非它人必時之天子也則天子業已總干而舞立于綴兆矣又别振鐸以夾舞人即所夾者何舞人而舞干振鐸其一天子兼為之乎否也周禮鼓人職以金振鐸通鼓大司馬教治兵振旅則兩司馬振鐸摝鐸蓋雖真戰伐亦第令司鐸之人主

之天子與大將不親之也而況乎其為舞類也惟皇氏謂武王伐紂之時王與大將親自執鐸以夾軍衆令作舞樂之時令二人振鐸夾舞者象武王與大將伐紂之時矣此說近情理勝于熊氏集說不引皇氏而引熊氏何歟

武王克殷反商集說反讀為及言牧野克殷師之後即至紂都也

竊案古文書云乃反商政政由舊家語作反商之政

方氏謂反商之政而復之下文所言皆反商政之事

吳氏謂反復也克殷之後復商盛時之善政也鄭注以反為及而集說因之非是

名之曰建櫜集說建讀曰鍵鎖也櫜韜兵器之具兵器皆以鍵櫜閉藏之示不用也今詳文理名之曰建櫜一句當在虎皮之下將帥之上

竊案上文散牛散馬衅車甲包干戈使將帥為諸侯五者皆建櫜之事建立也櫜韜也建立五事以示天

下使天下知韜武而用文也故名之曰建櫜鄭氏改建為鍵以甲兵之衣為櫜言閉藏兵甲而引詩載櫜弓矢左傳垂櫜而入周禮櫜之欲其約為証若建櫜句單指衅車甲包干戈二者而言者於是集說遂欲移此句於虎皮之下將帥之上失經旨多矣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二十三